

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
## 第一一一回 陳義士獻誠歸誠 宋天子誅奸斥佞

話說劉麒奉希真之命，持書到青州，將梁山泊強盜首級封匣標籤一同解去，點二千名壯兵沿途護送，不數日到了青州。且說雲天彪自收降清真山之後，朝廷大加褒寵：雲天彪升授登萊青都統制，加忠武將軍銜，賜翠尾紫羅傘蓋一頂、玉帶一圍、黃金百兩；傅玉升授馬陞鎮總管；聞達升青州兵馬都監；胡瓊實授青州防禦使；歐陽壽通升馬烽鎮防禦使；風會升清真營都監；李成實授清真營防禦使；雲龍加游騎將軍銜；哈蘭生加定遠將軍銜；哈芸生、沙志仁、冕以信均加游擊將軍銜；馬元、皇甫雄准其贖罪，嗣後如能立功，仍予一體升賞；其餘將弁兵丁，從重分別賞賚撫恤。天彪進京引見畢，回署，聞知陳希真力圖恢復兗州，甚喜；又聞新柳營被梁山攻圍緊急，便准雲龍之請，帶兵前去解圍。雲龍轉來說陳希真奉托辦理歸誠之事，天彪點頭。

這日，天彪正在署內與雲龍論說事務，忽報猿臂寨劉麒到來。天彪父子皆大喜，出廳接見劉麒。劉麒參見了天彪，並與雲龍相見了，呈上希真書信。天彪大喜，一面遜坐，一面拆看書信。看畢，又備問劉麒細底情形。劉麒備述一番，天彪、雲龍一齊稱賀。劉麒又說些拜托仰仗的話，天彪諾諾連聲。便吩咐雲龍去查點了首級，又命雲龍引劉麒去青州拜見文武各官，眾人無不欣羨稱賀。當晚，天彪治筵款待劉麒，邀集各官相陪，又吩咐犒賞猿臂兵丁。席間，天彪對劉麒道：「道子來信，我都知道了。但此事須得安撫使、檢討使、鎮撫將軍一同會銜，開單具奏，必得我親自帶印上省走一遭。賢姪且留敝署盤桓幾天，待我轉來再回兗州罷。」眾官員都稱是，劉麒稱謝。眾官員又與劉麒談說一回，盡歡而散。劉麒就在天彪署中歇宿。

次日，天彪整頓起行，叫雲龍在署接待劉麒，另點營弁護送首級。劉麒、雲龍並眾官員等，齊送天彪起身。路無耽擱，到了濟南，便到文武各衙都拜會了。那檢討使賀太平，聞知義士陳希真果然恢復兗州，斬獲群賊，大喜之至，便與安撫使劉彬查點了首級。那劉彬已得了希真的打點，更兼賀雲二人義氣深重，出言正大，只得依從。那鎮撫將軍張繼，隨了大眾，唯唯諾諾，自不消說。眾大員輪流請酒，一面商議把強盜首級用鐵籠裝盛，每籠上簽標賊名，就在都省各門號令，一面擬稿具奏。議畢各歸本署，天彪亦歸公館。賀太平當晚在署，便請幕賓繕起奏稿。

次日，賀太平請天彪進署，並請劉彬、張繼同來會銜。眾人看那折子上寫著：

「山東安撫臣劉彬、山東檢討使臣賀太平、山東鎮撫將軍臣張繼、山東登萊青都統制臣雲天彪謹奏，為義勇斬盜獻誠，收復城池，恭折奏祈聖鑒事：竊臣等仰邀簡畀，自到任以來，首嚴盜賊。因曹州府鄆城縣所屬梁山泊地方，強徒佔據，肆行剽掠，不就招安，甚至戕官拒捕，割據城池；而兗州一區，尤為衝要所在，亦被賊眾佔據，三載於茲。臣等前次奏聞，已邀睿鑒。緣有沂州府蘭山縣義勇陳希真，原籍東京開封府人；劉廣，沂州府蘭山縣人，團練鄉勇，倡募經費；前於政和六年□月□一日，率眾救援蒙陰，擒獲賊目郭盛一名，臣等專折奏聞。奉旨：陳希真、劉廣奮勇斬賊，准抵前愆，著加忠義勇士名號。如再能斬盜立功，定予獎勵。欽此。臣等領遵，當即飭知去後。嗣於政和七年三月□八日，梁山賊徒攻陷蒙陰，又經陳希真率眾收復，斬賊目龔旺、丁得孫二名，臣等又專折奏聞。奉旨：陳希真等忠勇報效，可嘉之至，著賞給都監職銜；祝永清等均加防禦職銜。如再能奮勇斬賊，定予不次重賞。欽此。臣等領遵，又復飭知。該義勇奮勉報效，茲於本年正月初八日，據義勇陳希真、劉廣報稱：於去年□二月□三日，率領鄉勇，將前占兗州府城力攻收復，所有賊目首級九名，封送前來。臣等據此，除委令文武幹員前往兗州妥辦收復事宜，賊目首級在省號令外，謹將陳希真、劉廣奮勇報效各情，合詞專折具奏。所有陳希真及所率各勇士等應龍加優敘之處，臣等開列名單，伏乞聖裁。」

眾人看畢，天彪稱是，當即會銜封固，差官齎奏上京。眾人都辭了賀太平回署。次日，天彪往各衙門辭行回任。不日到了青州，與劉麒說知具奏之事。劉麒拜謝。次日，劉麒辭別了天彪、雲龍並各官員，便領本部二千壯兵，回到兗州，報知希真。按下慢表。

且說宋江自被陳麗卿箭傷左目，即回梁山山寨，幸有安道全內用托裡消瘀之劑，外敷安筋定痛之藥，不數日居然無恙。惟自問損了一目，五官有缺，不大舒服，終日長吁短歎，悵悵不已。眾頭領與他閒談消悶，宋江又日夜提擧兗州之事。一日，時已傍晚，忽報軍師同李頭領單身回山來了，宋江大驚。吳用、李應已到，具言失兗州之事。宋江驀地一驚，狂叫一聲，往後便倒。左右急扶入榻上，早已昏厥了去，左目流血不止，箭瘡迸裂。盧俊義急請安道全到來診視，安道全道：「不妨，不妨，列位不可慌亂。」忠義堂上燈燭輝煌，照耀如同白日，一面灌湯藥，一面敷靈丹，足足一個時辰，宋江方才醒轉。眾人團箕般侍立，聲息全無。吳用、盧俊義忙令扶宋江入臥室。太公早已出來問過數次。宋江進去了，外面各頭領吃了酒飯，談些失兗州之事，無非把魏輔梁、真大義兩個名字，千賊萬賊的痛罵而已。眾人道：「且等主帥好了再說。」眾人各散。

次日，忽報時遷回山來了。原來時遷當鎮陽關破之時，亂軍中潛身躲入僻處，當時猿臂諸人亦不查及。比至次日，時遷偷越關外，一路偷雞摸狗，吃饑傷飽，溜回本寨。吳用見了大喜。

過了數日，宋江起來，覺得身體好了，坐出忠義堂，召集各頭領相敘。少刻群英畢集，李應上前跪倒，納首於地，口稱：「李應溺職失城，不敢私逃，求主帥正法。」宋江一言不發。吳用起坐道：「此事主帥亦休怪李應。那魏輔梁、真大義二人，不但李應失眼，即吳用亦粗忽；不但吳用粗忽，即主帥亦過於忠厚待人矣。」說到這間，只見張魁亦俯伏於地，大叫：「張魁該死！誤薦真大義。」宋江亦起坐歎口氣道：「事已如此，說他做甚，總是我們梁山氣運平常之故。」說罷，親扶李張二人起來道：「二位兄弟休得如此。」便把李應、張魁二人只記個公罪。李張二人俱叩謝，仍各就坐。眾人相視無言。只見宋江對著吳用道：「怎好，怎好？」吳用沉吟良久，開言道：「兗州已失了，且提開，只是陳希真不除，我憂患無已時矣。」

宋江便邀吳用入內議事。宋江道：「那年軍師曾議一托蔡京令希真引見，中途刺殺之計，嗣後希真那廝奪我蒙陰，我曾托蔡京照計舉事，回耐趙頭兒不教希真引見，以致此事中阻。今梁氏夫妻又相繼亡故，無可通信於蔡老，奈何？」吳用道：「那倒不妨，只須將此事瞞過，教蕭讓摹仿筆跡，前去致信盡好了。今日時遷不死，實為哥哥萬幸。」宋江忙問何孝，吳用附耳低言道：「有了時遷，便好中途如此如此引線。」宋江接連點頭。吳用又道：「只是下手行刺之人，尚須斟酌。算來陳希真即使上京，也還有時日，慢慢再議。刻下且教蕭讓寫起信來。」遂復出廳，教蕭讓摹了梁世杰筆跡，寫起一封書信，宋江亦自修一封書起來，無非教蔡京在天子前，聳陳希真引見，以便中途行刺而已。便差戴宗送書上京，擇次日起行。當晚眾人各散。

到了次日，戴宗持了書信，作起神行法，不數日到了東京，往投范天喜家來。天喜接待一切，自不必說。當日同去見蔡京。蔡京見蕭讓假信，只道女兒、女婿無恙，甚慰，便對戴宗道：「宋頭領來意我都知道了，你且去安息，消停數日來領回書。」戴宗隨了天喜退去。蔡京暗付道：「上年天子曾說，陳希真須再能立建殊功，方予引見施恩。今日希真這場功勞，可謂大極矣，要他引見，正如順水推舟，何難之有！且待折子到了，再看機會。」

忽一日，山東省保舉陳希真、劉廣折子到京。天子覽奏，龍顏大悅，硃批：「陳希真、劉廣均著加總管銜，先來京引見。」蔡京心中暗喜。童貫不知就裡，忙跪奏道：「陳希真恢復兗州，固應升賞。但所率部眾，皆亡命凶徒，名單中臣知二人焉，苟桓、苟英非逆臣苟邦達之子亡命落草者乎？此輩濫邀恩賞，豈不為患？伏望聖明裁奪。」天子拍案大怒道：「童貫何得顛倒至此！梁山賊眾割據城池。肆邊無忌，爾等尚勸朕赦令自新。今陳希真、劉廣奮勇報效，獻誠收城，其忠誠已可共睹，而汝等反力阻不容，出自何意？至所說苟桓、苟英，一謀賊制勝，一御賊忘身，忠智如此，即有前愆，亦當蠲免，朕子惠萬民，斷不為此已甚。」言及此處，遂旁顧群臣道：「可是？」童貫尚想奏稱加總管銜，寵賚太優，未及開口，種師道早奏道：「聖論至是。陳希真實係志念忠忱，才能超雋，使為一方大將，必能建立殊功，報效朝廷。」天子領首，高俅在旁無言。原來高俅自蒙陰敗績之後，虧陳希真救

出，逃到濟南，便囑門生劉彬奏稱高俅招致陳希真，協同擊賊得勝，又將敗仗報得極輕，因此得以免罪。彼時高俅因救罪要緊，不得不保舉希真；而因希真殺他兄弟高封，又辱他兒子，心中終不舒服，但既已保舉，不便又從中阻隔，是以默然無言。惟蔡京奏稱：「陳希真合行引見。」天子點首降旨，諸臣退朝。蔡京回衙，即令范天喜通知戴宗，速往梁山，報知陳希真引見已定。

戴宗得信，飛速回歸山泊。宋江聞知此信，便與吳用商議。吳用道：「我計已定，此事只有武松去得，力氣最大，心思最細。」宋江道：「希真那廝戰蒙陰時，久已認得武松，怎好？」吳用道：「不妨，只須如此如此而行。」宋江稱妙，遂密傳蕭讓、時遷、武松，授計而去。按下慢表。

且說陳希真在兗州，接到劉麟帶轉雲天彪回信，知歸誠之事業已具奏，眾將無不大喜。不數日，都省員弁下來，一番交割，不必細表。又不數日，奉到聖旨加總管銜，來京引見。希真舞蹈謝恩，當即差人到青雲山通知劉廣，一同來裝起行。派祝永清、陳麗卿、真祥麟領兵一萬名，助委員戍守兗州；其餘都回山寨各處鎮守；獨點范成龍一人隨護，又帶親隨數人，輕車簡從，與劉廣一同上京。麗卿上前道：「爹爹此去，孩兒不放心，要陪爹爹去。」希真笑道：「一路平坦道路，有甚不放心。你又不是吃奶的孩子，跟我去做甚！」麗卿被老子說得沒趣，只得歇了。只見魏輔梁向希真拱手道：「恭喜仁兄，此去功成名就。輔梁有言在先，今日告辭去也。」希真道：「吾兄何須如此汲汲，且請與小婿盤桓數日，俟希真上京轉來，再與吾兄暢飲快談而後別，何如？」永清道：「老叔此去，甌山未必可居。刻下賊人深恨於吾叔，甌山孤懸城外，倘賊人潛來謀害老叔，將奈何？據小姪之意，老叔何不竟居城中，小姪亦可早晚求教。」輔梁道：「我此去不住甌山，另有去處。前小兒自諸城回來，言及九仙山奇秀絕勝，愚意本欲扶疾徙去，會逢令岳委以間賊重圍，是以中止，此番決意前去也。」希真道：「既如此，諸城路遠，何不少留，俟希真轉來，陪吾兄到了沂州，再從沂州送吾兄入九仙山也。」輔梁見他翁婿二人留得十分關切，只得暫住了。後至希真引見回來，與永清同送輔梁到了沂州，又差人護送到諸城九仙山。輔梁自此隱居九仙山，終身不仕，枕流漱石以自終。後魏生出仕，官至徽猷閣學士，頗著才名。這是後話。

且說當時陳希真、劉廣被了命服，帶了范成龍並僕從，由兗州起程。祝永清等並文武各員恭送啟行，一路上州縣營汛無不迎送，已是大員行程身分。這日正是二月□五日，行至儀封縣地界仙厄鎮上，正是未末申初時候，頭站范成龍回轉馬來，稟希真道：「小將前行，探得此去須有一百餘里，方有站頭，來往客商，到此盡皆住宿，故而小將已看定歇寓，就請此處宿夜。」希真道：「既如此，且住了罷。」進回到前面日升客寓安歇。

原來這仙厄山是東京大路，兩邊有突兀小山，綿亙七八□里，山名仙厄，來往行人懼有賊盜，所以在鎮上住止。希真、劉廣、范成龍統了僕從進寓，寓主早已在門前接候。希真等下了馬，那搗家早來籠馬，到後槽去喂養。當請陳大人、劉大人到上房，早已打掃乾淨，眾僕從去安置了行李。希真看那上房一排三間，都是西向，院子空闊。店中管家又引眾僕從到右間廂房安歇，那左間廂房已有別人行李放著。那管家上前來稟希真、劉廣道：「桌上二位大人：適有太師府裡旗牌官范老爺公幹過此，要住上房。小人們因大人前站范老爺早已吩咐過，不敢應許。那范旗牌也只將行李放在左廂，特將上房恭讓大人。特此稟知。」劉廣道：「知道了。」希真道：「那范旗牌是不是范天喜？」管家道：「不曉得，只知他姓范。」希真便吩咐造飯。當時劉廣獨住右間；希真、范成龍在左間，分上下鋪同住；中間客廳坐談吃飯。

不多時，外面進來一個客官。希真在廳上一望，卻不是范天喜，只見那人相貌文雅，帶了一僕，是個鮮眼黑瘦子，共進了左廂房。只聽那客官向僕人道：「你到門口招呼招呼，恐怕文老爺認錯了店家。」那僕人答應一聲出去。店小二送了茶水，問了酒菜，也出去了。不一時，只見那客官步出院子來間走，一面看見希真、劉廣、范成龍在王屋閒談，便步進堂內，向上長揖，通問姓名。希真等共忙還揖，遜坐。那人謙遜一回，也就坐了。希真問其姓名，那人便稱姓范，是乙酉舉人，「上年上京會試，投托合親蕭旗牌家，即在伊家設館。近因試期尚遙，故爾返舍。還有一個敝同年同行，因其車子走得緩，所以落後」等語，及知希真等係引見之人，便格外謙讓，大人、先生不絕於口。希真見他彬彬儒雅，舉止從容，又因他說是個舉人，便十分敬重。彼此談些閒話，不覺上火。那僕人進來道：「文老爺來了。」那范舉人告辭道：「敝同年來了，明早再見罷。」希真等送出簷外，在黑影中望見外面踱進一個漢子，帶了風兜，身軀壯偉，那范舉人邀進廂房去了。忽聽得外面喧嚷，店小二被打。希真命范成龍出去打聽。

成龍出外，見有一個東京差官，生得奇形怪狀，到店投宿，要住上房。店主覆他已有貴官住了，那差官便嚷道：「我難道不是官！」出手就打。成龍見來人不凡，上前勸住道：「請問客官尊姓大名，上房是小可等住著，即要相讓，亦甚容易。」那差官道：「咱們種經略相公差到雲統制那邊去的，你們是誰？」成龍道：「我主人是收復兗州，奉旨加總管銜，進京引見的陳劉二位相公，你可曉得麼？」那差官道：「是不是陳希真、劉廣，」成龍道：「一點不錯。」那差官忙道：「我進去見見。」脫罷，也不煩成龍導引，一直走到上房，大喊道：「那位是陳總管？」范成龍已隨了進來，對希真道：「這位是種經略的差官。」希真、劉廣一齊起身道：「貴官尊姓？」那人走到面前，隨說隨拜道：「我姓康名捷，在種經略相公門下充當中候之職，因奉樞密院札付，往山東打探軍務。久聞壯士大名，願得一拜。」希真即忙遜坐，願以上房相讓。康捷道：「外面盡有好房子，小可告辭，明日相送。」不由分說，往外去了。希真等含笑相送。吃了夜飯，各自安息，希真對范成龍道：「方才我到後面一看，是個曠野，竊匪最易外人，夜間須警醒為妙。」成龍應了。希真又命成龍持燭在房屋內外，都照了一轉，方才掩門就寢。

不移時，聽店中均已寂靜，劉廣已在右房睡著，范成龍已在牀上起軀，希真在牀閉目坐息一回，也就睡了，上房鼾聲齊起。希真睡夢中忽聽得窗下鼠鬥，忽捉耳靜聽，那鼠也漸漸不響了，希真又睡去。四更將盡，忽聽得後槽有隱隱班馬之聲，希真道：「怕他有盜馬的不成？」正要喚范成龍起來，只見燈已滅了，月光射進窗來，忽見窗下人影一閃，開了房門，引進一個大漢，手提明刀，直到牀前。希真忽地坐起，那漢一刀砍入牀來。希真見他砍了個空，急從牀上立起，飛出一腳，吃那漢左手用力抱住，右手明刀疾刺，希真急取根牀柱子來擋。范成龍不及取劍，急起來，房內月光下奪那漢的手中心刀。不防那漢順起一腳，成龍跌倒在地。希真一足難支，正在危急萬分，只聽得一人飛也似進來，到那漢身邊。那漢便把希真左腳一鬆。希真跳出牀外，見那來的卻是劉廣。范成龍已立起來。三人在月影裡攢擊那漢，那漢當不住，大吼一聲。只聽得門邊一人叫道：「武二哥快走，我先去也。」店中人一齊驚起，右廂僕從已點齊火把，撲到上房。那漢早已一面格鬥，一面走出廳上，希真、劉廣、成龍已一齊趕出。火光下，希真大叫：「這是梁山賊武松，休放走他！」語未畢，武松已縱上瓦簷。只見中庭門外打進一人來，大叫：「賊在那裡？」兩眼往上一瞧，飛身跳過瓦簷去了。眾人仰面看時，正是康捷。

須臾間，康捷手提一人，擲到希真面前。那左廂客人已不知去向了。店內客人都起來看那捉著的賊，希真的僕從已將那賊捆了。希真、劉廣、范成龍整理衣服，一面看那賊，就是方才左廂房的僕人。康捷對希真道：「我上瓦四望，見這賊和一大漢，落屋後平陽同走。急追上去，那大漢手段溜撒，吃他走了，只捉得這個賊回來。」希真遜康捷坐了，劉廣、范成龍皆坐。希真問那賊道：「你這梁山賊叫什麼名字？」那賊跪著道：「小的不是梁山人。」希真笑道：「你同武松來的，還說不是梁山賊麼！」范成龍在旁道：「我看此人賊頭賊腦，小將久知梁山有個有名竊賊，叫做時遷，莫非就是此人？」那賊忙說道：「你們諸位大老爺不要認錯，那時還是梁山盜，小的不過是個剪綹賊，若還送到當官，罪名大有輕重，斷斷弄錯不得。」范成龍道：「你分明是時遷，還要混說什麼。」那賊道：「時遷已死過的了。」劉廣笑道：「時遷幾時死的？」那賊道：「今年元旦，他去拜賀宋江，宋江留他吃了幾杯新年酒，回轉家裡，一路上受了暑氣，當晚發痧死了。」希真笑道：「元旦有暑氣的麼？」那賊道：「不是暑氣，是寒氣，是我時遷說錯了。」大眾皆笑道：「原來你是時遷。」希真便吩咐傳本地里正，將時遷鎖鏈拘禁。

那康捷便拱手走出道：「天已大明，小可要趕程去了。」希真等不便強留，稱謝送別。康捷出了外房，打起包袱，店家已燒好熱湯熱水。康捷討口熱湯，吃些乾糧，踏起風火輪，向山東去了。

希真、劉廣、成龍各說些梁山利害的話，一面盥洗早膳，一面將時遷送官，眾人也哄哄講說而散。馬夫來報後槽失了一馬。原

來那范舉人即是蕭讓，方才班馬之聲，即是蕭讓盜馬先走。僕人是時遷，方才鼠鬥，即是時遷進房。那文同年即是武松，特地黑夜進來，以免希真打眼。吳用計非不妙，爭奈蔡京報信疏忽，並不提及劉廣亦同引見，以致吳用單遣武松，獨力難支，不能成事，於是弄巧成拙，反斷送了一個時大哥。那宋江、吳用的懊恨，且在後慢題。

單說時遷被希真拿了，當即差人送到儀封縣裡去。卻好儀封縣知縣，正是那做過曹州府東裡司巡檢的張鳴珂升任來的。原來張鳴珂才能出眾，大為賀太平所契重，一力保舉，直提到知縣地位。這日清早，接到希真、劉廣名刺，送一名梁山賊來。料得案情重大，且不審問時遷，叫請希真差人進來，備細問了蹤跡，叫差人先回離去，便將時遷嚴行拘禁。一面吩咐備馬，親到日升寓來拜謁陳希真、劉廣。希真、劉廣接見，謙讓遜坐，希真開言道：「久違了，幾時榮任到此？今日降臨，有何見教？」鳴珂道：「卑職上年到任。今蒙大人獲交梁山劇賊時遷一名，卑職因思，梁山黨羽星夜皇遽遁逃，必有粗重行李遺落寓所，未識大人查檢過否？有無內外私通書札？」希真聽了這話，暗暗佩服道：「鳴珂此人原有膽識。」答道：「適才弟已檢查此賊房內，毫無形跡。此賊黨羽，諒已逃歸，無由戈獲，仁兄但請就事發落罷了。」鳴珂道：「大人屏退左右，卑職請稟明其故。」希真、劉廣便教左右退去。鳴珂道：「蔡京因為其女質於梁山，而班師媚賊，又為賊謀刺楊騰蛟，想大人知之深矣。今時遷來寓。而稱太師府旗牌宮，則今日之事，安知非此大奸賊之所為乎？」希真道：「仁兄高見。但彼乃當朝大臣，仁兄將奈之何？」鳴珂道：「大人容稟：昔蓋天錫審楊騰蛟一案，得蔡京通賊手書，不敢發詳，實因此賊勢大，難以動搖。今此賊日失天寵，大有可乘之機，不趁此除滅，將來殘骸復熾，為害非淺。」劉廣道：「仁兄之言因是，但不得那廝真憑實據，如何措手？」希真歎道：「朝中人人皆蔡京也，殺一蔡京何益。」鳴珂接口道：「一蔡京不能除，百蔡京不知何日除矣。昔家叔克公，有志剪除此賊，奈時未可為，反為所傾。今此賊有可乘之機，斷斷不可再緩。卑職位小才疏，思欲除奸鋤佞，以報國家養士之恩，奈力有不逮，故願與大人商之。」希真便對劉廣道：「我想要除此賊，必用兩頭燒通之計。」劉廣道：「何謂兩頭燒通？」希真道：「這裡煩張兄且去審訊時遷，張兄才高，必能究得蹤跡。惟張兄僅係百里之尊，不能直達天聽。我想此事，朝中除種經略相公外，無可商者。我此番進京，本合去拜謁，就將此事和他商量。那時張兄上詳，天子下訪，自然做倒這老賊了。」鳴珂大喜。當下計議已定，鳴珂辭了希真、劉廣，回署去了。

這裡希真、劉廣便依舊命范成龍打頭站，眾僕從收拾行李，一同啟行。不日到了東京，范成龍尋覓寓所。希真、劉廣往謁吏部，又持門生名帖去拜謁種師道。種師道久聞雲天彪贊揚他二人，今日會面，又見二人品貌非凡，□分歡喜，當下敘談，大為投契。希真、劉廣說些仰仗的話，種師道一口應承。希真便密將蔡京這樁事一一稟明，種師道點首會意。希真、劉廣辭退，便去謁蔡京。蔡京還有些需索，希真心內暗笑，打點了他。又去見童貫，亦如蔡京之例。又去見高俅，高俅卻□分惡顏。又見了各大臣，到回寓無話。

不一日，正是重和元年三月初五日，黎明，天子御紫宸殿，吏部引陳希真、劉廣陸見。天子嘉寵二人功績，又問梁山怎樣情形，希真、劉廣剴切奏對。天子領首，又有整飭戒行，訓練士卒，肅襄王事等諭，希真、劉廣領諭謝恩而出。天子忽回顧蔡京道：「梁世杰是你女婿麼？」這句話分明青天打下霹靂，蔡京心有暗病，直嚇得汗流浹背，魂不附體，只得忙跪答道：「是臣的女婿。」天子道：「他自那年失陷梁山，至今生死存亡何如？」蔡京不知天子撈著什麼根底，一時又無處測摸，只咬著牙齒奏道：「梁世杰自失陷以後，杳無存亡信息。」天子微笑道：「你不知他存亡，亦難怪你。至儀封縣知縣張鳴珂通詳拿獲梁山賊一案，何故壅不上聞耶？」蔡京伏地無言。原來希真與鳴珂商議，料定此案詳上，必被捺住，希真便就他捺住上生計。那日張鳴珂回署，傳上時遷，一通刑嚇誘騙，時遷竟一老一實將蔡京私通梁山的細底，並范天喜人伙的原委，供個明明白白。鳴珂竟照案發了通詳。那些上司大半是蔡京的黨羽，但見了這一角詳文，如何識得暗藏玄妙，竟照老例隱瞞，反怪這知縣不通時務。卻不防希真將這根線，遞與種師道，直達到天子面前。當時天子大怒，一面將蔡京拿交刑部，一面便敕種師道督領錦衣衛抄紮蔡京家私，一面敕提儀封縣盜案，交三法司會審。

那種師道奉了聖旨，即統錦衣衛兵役，飛也似到蔡京府裡。事出湊巧，蔡京的兒子蔡攸，已由登州府升直閣學士。這日正在蔡京府裡，忽接得蔡京齧指血書衣襟一角，教快把內房複壁中拜匣內書信燒燬，蔡攸大喜。忽聽外面人喊馬嘶，錦衣衛來抄紮也，蔡攸大驚，兩腳早已僵了。種師道已進中庭，問蔡攸道：「你父親的筆跡書信，藏在那裡？」蔡攸跪求道：「恩相若容蔡攸減罪，蔡攸即當奉出。」師道道：「准你自首免罪。」蔡攸挖開複壁，尋出一個金線八寶的匣子。原來這複壁是蔡京最秘密之所，蔡攸也素來不知，幸這日血書通知，因得探囊取出。種師道便吩咐將蔡京房屋箱箱一齊封起，只將這匣子先行呈上御前。天子啟匣一看，裡面除陷害忠賢，鬻賣官爵，私通關節等信不計外，卻有梁山書信七封。天子閱了一遍，大怒道：「這奸賊竟如此昧心！」便將書信發下三法司，教蔡京質對。蔡京一見此信，便無別話，但叩頭在地道：「蔡京該死，請皇上正法。」三法司擬罪已定，即日奏聞。至第三日，天子降旨，將蔡京與時遷一體綁赴市曹。東京城外內人無不稱快。不一時，蔡京上前，時遷隨後，兩道靈魂血漉漉的不知去向了。蔡京家私盡行沒入官府。蔡攸因自首，加恩免罪。范天喜逃亡不知去向。朝中坐蔡黨，發軍州編管者二□三人，削職者四□六人，貶級者八□五人。童貫、高俅等當嚴治蔡黨之時，嚇得屁滾尿流，幸而沒事。

次日，天子復召見希真、劉廣，下午降旨：陳希真授景陽鎮總管，劉廣授兗州鎮總管，各賜玉帶、金爵；祝永清授景陽鎮都監，特加壯武將軍銜；真大義授沂州府都監；祝萬年授猿臂寨正知寨；欒廷王授青雲營防禦使；欒廷芳授新柳營防禦使；王天霸授猿臂寨副知寨；苟桓授兗州都監；真祥麟授飛虎寨正知寨；范成龍授飛虎寨副知寨；劉麒、劉麟均加致果校尉銜；謝德授沂州東城防禦使；婁熊授沂州西城防禦使；苟英追贈宣威將軍；陳麗卿誥封恭人，加電擊校尉；劉慧娘亦誥封恭人，敕賜智勇學士。陳希真、劉廣奉旨謝恩。次日，辭別了種師道並各大臣，遂帶了范成龍並僕從，同日出京。不一日，過儀封縣地界，張鳴珂早已沿途迎接。原來鳴珂因辦蔡京一案，天子嘉其膽識，特升歸德府知府。當時與希真、劉廣相見，彼此賀喜，又暢敘一回而別。

那張鳴珂赴歸德府上任，大有政聲。後來伊胞叔張叔夜征討梁山時，鳴珂正做龍圖閣直學士。至靖康改元，金人南下，叔夜奉欽宗手札，率眾三萬人勤王，鳴珂為參謀。與金人連戰四日，斬其金環貴將二人，大獲全勝，其計謀半出鳴珂，帝大加褒寵。奈諸道援兵不至，以致城陷，二帝北狩。鳴珂從叔夜赴金軍，叔夜一路不食粟，惟飲湯以待死。及到白溝河，正是金人地界，鳴珂矍然起道：「過界門矣！」叔夜便仰天大呼，絕吭而死，鳴珂亦拔刀自刎。當授命之日，天昏地暗，山嶽震動，精忠大節，彪炳千秋。這是書外之事，日後之語。

且說陳希真、劉廣辭了鳴珂，一路曉行夜宿，取路山東。一日到了寧陵縣地界遇賢驛，夕陽在山，尋寓安歇，自然又自上房。希真等吩咐僕人安行李，店小二送了湯水，問了酒飯出去。希真正與劉廣、成龍坐談，不多時外面進來一個客官，帶了二僕，到左廂來安歇。只因這一個人來，有分教：相逢萍水，聚談此日經綸；同事幹戈，建立他年事業。畢竟這個客官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